

# Jim Spiegel 博士，《宗教哲学》，第 7 节， 新无神论

© 2024 Jim Spiegel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7 节课，新无神论。

好的，现在我们已经研究了上帝存在的许多论据和相信上帝的理由，让我们来看看相反的观点，无神论，以及几年前对文化产生很大影响的运动，称为新无神论。

看看《新无神论者》的一些论点，我将提供一种对无神论的分析，我相信这是一种圣经分析，它提供了一些我认为基督徒在思考无神论现象时应该牢记的考虑因素。那么，所谓的新无神论是什么？这场运动基本上始于 2004 年山姆·哈里斯出版的《信仰的终结》一书，随后，理查德·道金斯、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和丹尼尔·丹尼特等人很快又出版了许多其他书籍。事实上，道金斯、哈里斯、希钦斯和丹尼特这四位学者在某些领域被称为无神论四骑士或新无神论启示录。

这只是新无神论者的一些言论，其中包括牛津大学长期从事生物学研究的理查德·道金斯。他说，《旧约》中的上帝可以说是所有小说中最令人讨厌的人物，嫉妒并以此为傲，心胸狭窄、不公正、不宽容的控制狂，心怀恶意、嗜血的种族清洗者，厌恶女性、恐同、种族主义、杀婴、种族灭绝、杀子、瘟疫、狂妄自大、虐待狂、反复无常的恶霸。这就是他对上帝和上帝妄想的描述。

山姆·哈里斯在那张照片中与本·斯蒂勒颇有几分相似。他说，在考虑一个命题的真实性时，人们要么诚实地评估证据和逻辑论证，要么不诚实。宗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领域，人们想象在宗教中还适用其他一些智力诚信标准。

这是他写给基督教国家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本书非常精彩，因为它完全是用第二人称写的。哈里斯还说，犯下 9·11 暴行的人绝对不是西方媒体反复描述的

懦夫，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疯子。他们是有信仰的人，事实证明，他们有完美的信仰，而这一点，最终必须承认，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说：“我想我一直厌恶宗教的一个原因是，宗教狡猾地暗示宇宙是为你设计的，甚至更糟的是，有一个神圣的计划，无论你知不知道，你都会适应它。”这种谦虚对我来说太傲慢了。所以从远古时代就有无神论者；就我们追溯的历史而言，一直都有宗教怀疑论者、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

我们所说的新无神论，即我们从希钦斯、哈里斯、道金斯和丹尼特等人那里学到的无神论，有什么独特之处呢？新无神论者与老派传统无神论者（你祖母时代的无神论者）有何不同？我认为，其中之一就是态度上的不同。新无神论者的态度比你在大卫·休谟、约翰·杜威或伯特兰·罗素的作品中看到的要厚颜无耻和咄咄逼人得多。也许他们更像弗里德里希·尼采，他对有神论的谴责非常激烈和严厉。

在新无神论者中，你会发现至少是声称的，他们强调科学。他们倾向于坚持宗教信仰的科学依据。在新无神论者看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相信上帝就是不负责任的。

因此，如果你仔细阅读他们的主要反对意见，你会发现，他们的作品中似乎存在两个主要反对意见。一个是邪恶的古老问题。全能、完美善良的上帝怎么会允许邪恶的存在？我们将在另一堂课中讨论这个问题。

这是一般宗教信仰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也是有神论者面临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肯定这一点。然而，新无神论者始终认为这个问题无法解决。

这个问题无法得到充分的回答。所以，这将是他们信奉无神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是科学的反对意见，即对上帝的信仰，特别是基督童贞女生子、耶稣复活、圣经的神圣启示以及经文中的各种奇迹等教义，这些事情无法得到科学的证实或解释。

他们反对科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严格理性的人，你就应该拒绝所有这些教义、所有这些信仰。这也是新无神论者一贯坚持的主题。

我们如何回应科学上的反对意见？我们将在另一堂课上更详细地讨论这个问题，但现在我可以指出，坚持一个人的所有信念都必须有科学依据或需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证实，有时被称为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是自我反驳的。这种要求所有真理都必须经过科学证明的要求本身是无法通过科学证明的。

所以，它是自我反驳的。它锯掉了它所依附的肢体。它破坏了自己，无论你怎么看。

这当然不是一个可以始终如一地坚持的主张或观点。其次，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排除了诸如道德真理、美的知识甚至生命意义等知识的可能性。你无法从科学中获得任何这些。

科学是一种实证研究方法，它为我们提供了准确、实用、真实的世界描述，但它完全忽视了价值观、美和生命的终极意义。因此，任何坚持科学主义的人都必须放弃他们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所有信念，这有点可怕，因为这样的人必须是一个完全的道德怀疑论者，并说我们没有任何道德知识，这样的人真的有点可怕。通常，好吧，也许总是，至少每次我看到新无神论者处理这个问题时，他们都会坚持说，哦不，我们知道有道德真理。

我们知道有些事情是对的，有些事情是错的，正义、公正对待他人和尊重他人都是好事。因此，他们肯定这些道德价值观，并努力按照这些价值观生活，但关键是，如果他们真的是科学主义或实证主义的信徒，那么他们就无法始终如一地肯定道德真理和价值观。这种观点没有空间。

科学本身是建立在某些无法证实的信仰之上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观察点，即尽管人们可能非常重视科学，并且需要对各种问题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但科学本身是建立在信仰承诺之上的，例如我们相信我们的感觉通常是可靠的，结果有原因，自然是统一的，思想反映现实。这些都是无法用科学证明的事情。它们必须从一开始就被假定。

因此，如果某人是实证主义者或肯定科学主义，那么就会出现另一个矛盾，因为科学无法证明任何这些事情，但必须将它们视为信仰的基本哲学条款。在回应新无神论时，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实际上有大量证据证明上帝的存在，其中很多证据确实来自科学以及道德或关于伦理和是非的常识信念以及个人经验。许多基督教辩护者，从 CS 刘易斯到 Lee Strobel，都曾经是无神论者，他们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探索信仰证据和上帝存在而皈依的。

最近的典型例子是安东尼·弗卢，他在近 50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无神论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从 50 年代和 60 年代开始，他发表了许多学术著作，对宗教哲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有神论者、基督徒和其他有神论者处于守势，并让他们承担举证责任。他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从无神论的假设开始，有神论者有责任证明上帝的存在。

否则，有神论者就没有理性权利，没有认识论权利去相信上帝。他们的职责是展示和证明上帝存在，只有这样，他们才算履行了认识论义务，才算是一个宗教信仰徒。因此，弗卢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哲学界，以无神论为前提，在营造这种氛围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 2004 年或 2005 年左右发生了一些事情。他成为了某种有神论者，不是正统的基督徒，但肯定相信宇宙一定是由超自然生物创造的。这件事被爆出时，我想应该是在 2005 年左右，当时引起了国际关注。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名为《上帝存在》。

在那里，他讲述了促使他转向某种有神论观点的各种考虑。一种是更深入地思考，并考虑到与宇宙学、宇宙的存在以及宇宙需要因果解释有关的新证据。还有我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谈论的宇宙微调，因为人们收集了越来越多的信息，了解各种自然法则是如何微调的，以允许宇宙中存在生命。

正是所有这些不同的自然法则的精妙融合，才使得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得以实现。看起来宇宙确实是为这种可能性而设计的。这也对弗鲁产生了影响。

然后是生命的出现，我们如何解释生命从无生命的惰性物质中起源？这一直是无神论者的挑战。但对于弗鲁来说，越来越多地从自然主义者的角度探究这个问题有多大的问题，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所以，他最终皈依了某种有神论。

当他写《上帝存在》一书时，是谁要求他写一篇关于基督教的附录？是伟大的新约学者 NT 赖特，这反映了弗卢对 NT 赖特的深深敬意，以及如果某种宗教传统中存在某种有神论，并有所谓上帝特殊启示的历史，如果其中一种是真的，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基督教，即使不是可能性很大。弗卢说，由于拿撒勒人耶稣的魅力、他讲道的性质以及使徒保罗的学术天赋，这两件事使得在他和弗卢看来，如果这些有神论传统中有一种是真的，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基督教。我不知道他是否曾完全信仰基督教，但肯定有迹象表明，他赞同基督教可能是主要宗教传统中真正的或最真实的有神论形式的观点。

所以，我们讨论了上帝存在的证据和不同的有神论论点。如果有神论确实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而无神论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合理的，那么人们就不会因为证据而成为无神论者。那么，问题是，无神论的原因是什么？当新无神论运动真正兴起时，我一直希望有人能写一本书来澄清圣经对无神论的解释。

这不仅仅是证据的问题，而且每本出版的书都涉及上帝存在的证据，而没有涉及对无神论的主要、也许是最主要的圣经分析。所以，我想，好吧，总得有人写这本书。没有其他人写，所以我来写吧。我的书《*无神论者的形成*》于 2010 年出版。

以下是我在那本书中提出的一些主要观点的总结。我所寻找的只是圣经对无神论的解释或描述。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圣经文本，它们向我们揭示了当人们成为至少是铁杆无神论者时似乎会发生什么。

我们谈论的不是那些心存疑虑的人，甚至是不可知论者或犹豫不决的人，而是那些深信不疑的人，甚至是教条主义的无神论者，比如丹尼特、道金斯、哈里斯和希钦斯。所以，罗马书 1 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使徒保罗的著作说，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露出来，针对那些以邪恶压制真理的人的一切不敬虔和邪恶，因为关于上帝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帝已

经向他们说得很明白了。自从创造世界以来，上帝的无形品质、他的永恒力量和神性是明明可见的，从所造之物中就可以明白，所以人们没有借口。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已经在创造中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你没有理由不成为有神论者。

这是一种通过恶习或他所谓的邪恶而使真理变得僵化或压制的行为，阻止某些人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在以弗所书 4 章中，他说，“我告诉你们，且在主里坚持这一点：你们不要再像外邦人那样，凭着虚妄的思维行事。他们心地刚硬，心地昏昧，与上帝所赐的生命隔绝了，因为他们心中无知，心地刚硬。”

再次，你会看到这个主题，即对上帝的无知不是由于缺乏证据而是由于某种心硬。意志对上帝的真理有一定的抵抗。然后在约翰福音第 3 章中，这是耶稣所说的，他说，这是判决：光来到了世界，但世人却爱黑暗胜过爱光，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人责备。但行真理的便来就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在神面前所行的。所以，耶稣再次使用这个光的比喻，是因为一个人的特殊性情。

这是一种蓄意的抵抗和拒绝。这不是因为缺乏证据，甚至不是因为证据不明确。因此，这里的结论是，当涉及到上帝的现实时，不信是不服从的结果。

在我的书中，有一章我大量引用了阿尔文·普兰丁格的《改革认识论》一书，我们将单独讨论。他在他的伟大三部曲的第三卷中有一章讨论了《有理有据的基督教信仰》。第三卷名为《有理有据的基督教信仰》。他在那里有一章讨论了罪的认知后果。

人类认知被设计成以某种方式运作，就像我们的各种器官系统一样。当有不利因素损害我们认知的正常功能时，我们在形成真实信念方面就不那么可靠了。因此，普兰丁格指出，除了诸如致幻药物、大量酒精、身体脑损伤或不良哲学等因素外，损害认知功能的因素之一，也会损害各种问题的认知功能。

另一个损害认知功能的因素是罪恶、不道德和恶习，它们会腐蚀我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尤其是道德和精神问题。所以，罪恶会腐蚀我们的认知。它损害我们的认知功能。

它损害了约翰·加尔文所说的，阿尔文·普兰丁格也使用过这个术语，即感觉 *divinitatis*，即对上帝的自然、神赋予的、与生俱来的意识。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罪孽会损害或损害我们感知上帝存在的真实证据的能力。上帝的无形品质、永恒力量和神圣本质从所造之物中显而易见，因此没有人有借口。

但是当我们沉溺于某些罪恶时，我会说尤其是骄傲之罪，卑鄙的骄傲。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在与之斗争的罪恶，而对于铁杆无神论者、教条无神论者来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屈服于骄傲的诱惑。然后还有其他事情，取决于个人，他们可能沉溺于哪些罪恶，这些罪恶可能会在信仰上帝方面造成这种认知障碍。

因此，正如普兰丁格在我的书中指出的那样，罪孽会产生认知后果。我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不过，从行为和生活方式对信念形成和认知功能的影响来看，这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服从可以增强认知，从而提高我们的道德精神意识。

箴言和智慧文学中的许多段落都表明了这一点，你知道，上帝会赐予那些谦卑并自愿顺服上帝的人智慧、理解和洞察力。一个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只要顺服上帝并遵守他的话语，实际上也可以变得非常聪明。在约翰福音第 7 章中，我认为我们也证实了这个想法。

再说一遍，这是耶稣在说话。他说，如果有人选择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就会发现我的教导是来自上帝，还是我自己说的，这是一个有趣的承诺，因为它颠覆了我们通常的想法，我要去探究，对吧？我要调查这件事，尤其是我们这些学者。你知道，你要进行一种严格的分析，然后一旦我确定它是真的，我就会照此生活。好吧，耶稣说，相信我，遵行上帝的旨意，然后你会得到一种更深刻的洞察力和启迪，在这种情况下，关于他自己的身份以及他是否代表上帝说话。

在我的书中，我讨论了许多来自其他领域的考量，包括心理学，这些考量特别证实了这一论点，即个人恶习损害了我们的正常功能和对上帝的思考，但更普遍地说，只是行为对信仰的影响。保罗·威茨曾是一名无神论者，几十年后才开始相信上帝，他写了一本名为《无父之人的信仰》的书。在那本书中，他实际上追随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无神论学者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脚步，他们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宗教信仰。威茨在他的《无父之人的信仰》一书中对无神论进行了某种心理学解释。

他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会成为无神论者，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你会对此产生不同的看法，但根据你读到的民意调查，无神论者大概占总人口的 5% 到 8%。所以，无神论者只占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而绝大多数人一直都相信某种更强大的力量。

所以，这里有无神论者，他们试图用严重的认知缺陷来解释 90% 的人口对上帝的信仰。我的意思是，我们正在讨论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上帝存在吗？超过 90% 的人口对此存在根本性的误解，这是对人类状况的一种非常令人不安和黑暗的看法。

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如果你认为人类至少已经很好地适应了现实的本质，那么当涉及到上帝问题时，大多数人的回答可能大致正确。只有不到 10% 的人类从根本上犯了错误。至少，这是一个不那么悲观的观点。

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对这个问题如此误解的话。但保罗·威茨提供了一种心理学解释，说明为什么有 5% 到 10% 的人最终成为无神论者。这是他有缺陷的父亲的假设，即无神论是由于与父亲的关系破裂而导致的。

他得出这个结论，或者至少他根据对 20 世纪以来现代时期所有主要无神论者的历史分析得出这个假设。你知道，从大卫·休谟到弗洛伊德、伯特兰·罗素、杜威、尼采、马克思，他们每个人与父亲的关系都严重破裂，要么父亲去世，要么父亲离开家庭，要么父亲非常虐待孩子。所以，这里有一个一致的主题，非常具有启发性。



同时，他研究了当时的主要有神论者和有影响力的有神论思想家，他们所有人与父亲的关系，即使不是很好，也有一个重要的父亲形象在他们的生活中对他们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现在，我赶紧补充说，有很多坚定的有神论者和基督徒与父亲的关系非常破裂。这与 Witts 的论点一致。

他并不是说这是无神论的充分条件。也许这是必要条件。因此，许多人，无论是虔诚的宗教信徒、基督徒还是其他信仰者，都与父亲的关系破裂，但他们的反应方式与铁杆无神论者不同。

所以，这仍然是一个人的选择，他们是要保持某种无神论倾向，还是对他们内心深处知道存在的上帝心怀怨恨。你可能会说，对上帝保持沉默。有些人用这些术语来表达，并坚持认为每个人内心深处都知道有上帝。

很多前无神论者都会这么说。我也会这么说。有一段时间我有点不可知论。

但我知道，即使我自称不可知论者，我始终知道上帝存在，而我在抗拒上帝和他对我生命的召唤。保罗·约翰逊的《知识分子》一书对许多现代顶尖知识分子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们确实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来合理化或证明或淡化他们个人的放荡行为。E·迈克尔·琼斯的《*堕落的现代人*》一书以一种令人着迷和不安的方式做了同样的事情。

他特别关注了像玛格丽特·米德和阿尔弗雷德·金赛这样的学者，他们是布卢姆斯伯里派的某些成员，他们发展了自己的理论，同样，在很多方面，这也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合理化，而这些生活方式与基督教完全不同。我谈到了威廉·詹姆斯的《*信仰意志*》，我在书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已经在另一场讲座中讨论过了，以及意志在信仰形成过程中如何发挥重要作用。心理学研究证实，当信仰和行为发生冲突时，最有可能让步的实际上是信仰与行为的一致性。

我们可能会天真地认为，当存在某种认知失调时，一个人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以符合自己的信念。在很多情况下，情况确实如此。但在道德背景下，特别是当生活方式的选择与一个人可能持有的某些信念相矛盾时，改变你的信念或说，嗯，我已经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我的想法已经改变了，这要容易得多。

我觉得这毕竟没有错。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过着性放荡的生活。只要我一路上尊重这些人，我认为这并没有错。

改变信念比改变行为容易得多。托马斯·库恩的科学哲学也适用于此。库恩认为，一个人的理论承诺，即他们在科学和科学探究背景下所认同的理论范式，会影响他们解释数据的方式以及他们在对数据进行推断时如何分析数据。

一个人的坚定信念和理论主张会影响他们如何解释数据。所以，这都是库恩所说的科学观察理论负载的一部分。嗯，这不仅在科学背景下如此，在许多其他生活背景下也是如此。

当我们将理论信念时，我们倾向于用这些术语来看待世界。以地心说和日心说为例。地心说认为太阳围绕地球旋转。

地心说者认为这就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地心说这一信仰体系。与此同时，日心说者走到户外，看到同样的事情，太阳每天从东向西移动，他们会说，好吧，我间接地观察到了地球的自转，这给人留下了太阳绕着地球转的印象。

因此，你可能会说，地心说者和日心说者正在观察同一件事，但他们都是通过一个理论框架来观察的，而这个理论框架从根本上影响了他们如何解释数据。好吧，这只是一个基本的例子，说明当我们通过现有的理论视角来解释人类经验的数据时，在许多其他情况下会发生什么。如果你有一个无神论的框架，并且你被困在其中，那么即使是上帝存在的明确证据，你知道，它们也不会产生影响。

这些解释都是自然主义的，因此我们得到了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 1 章中谈到的后果，即压制真理，保持对上帝的无知，尽管上帝在自然界中以各种生动的方式展示自己，比如我们周围看到的动植物，宇宙的事实，所有这些不同的星系，宇宙的精细调节，以及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所有这些东西。它们没有产生影响，因为我称之为范式导致的盲目性。我还谈到了自欺欺人，当人们有偏见地

相信一些错误的东西时，即使有明显的证据与一个人的信念相矛盾，他们仍可能坚持这种信念，就像 AJ 艾尔的例子一样，他有一次濒死体验。

我想，他当时正在吃一些鲑鱼，鱼肉被卡在了他的气管里。他昏了过去，最后他恢复了意识，他说他经历了一些超自然的事情。后来他沮丧地向他的家庭医生吐露，现在我必须改变我所有的书，因为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从逻辑实证主义的角度写作。

显然，他决定不这么做，因为他从未改变主意。与安东尼·弗卢后来的做法不同，AJ·艾尔从未公开承认他对超自然现象的信仰，所以他有动机偏见，因为他想保持一定的学术诚信，至少不想公开承认自己是……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成为有神论者，但他确实写了一篇小文章，我可以替他这么说，叫做《我死时所见》，他在文章中报告了这一点，但根据其他关于他与家庭医生谈话的报告，这实际上对他认识到这一点对超自然信仰的重要性的影响比他公开承认的要大得多。无论如何，对于许多无神论或宗教怀疑论学者以及出于个人而非逻辑原因坚持无神论观点的普通人来说，这肯定是一种动机偏见。

最后，在我的书中，我谈到了有神论的祝福，以及有神论信仰如何为美德提供动力。它改善了我们的认知健康。你越适应上帝的现实，你就会越顺从，你越顺从，你就会越适应上帝的现实。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因此，我们的服从和忠诚生活改善了我们的认知功能。有神论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赋予我们抱怨的权利，以及感谢的特权，这两者都对心理有益。

像诗篇作者那样，有可以抱怨的人，一次又一次。许多圣经作者和人物都向上帝抱怨很多事情，这是正确且有益的。因此，我只能恭敬而真诚地向上帝抱怨：你为什么让我们遭受这种不公正和苦难？主啊，你还要多久才能拯救我们？

这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对心理非常有益，因为可以感谢那些创造了宇宙和它的美丽的人，感谢那些造就了我们拥有的艺术、技术、植物、动物和大自然

之美的人。我们要感谢那些创造这一切的人。我知道无神论者会说，好吧，我们可以感谢那些发明了空调和烤箱的人。

有神论者没有机会表达如此深刻的感激或感谢，感谢上帝赋予人类理性的能力，使人类能够发明这些技术。但毫无疑问，当谈到自然、我们观察到的周围美景，或者我们发现的人体构造及其奇妙之处时，我们有神论者确实应该感谢某人：我们的造物主，他创造了我们，并赋予我们这些能力。如果你相信我们是自然选择和基因突变的产物，而这仅仅是自然主义宇宙的结果，那么你真的没有人可以感谢我们非凡的人类身体以及所有美丽的生物、植物和动物。

以上就是有神论的一些好处，这就是我这本书的结论。以上就是我对新无神论的看法。

这是詹姆斯·施皮格尔博士关于宗教哲学的教学。这是第 7 节课，新无神论。